

情報掙客

〔台湾〕 费蒙



情报掇客

<上>

[台湾] 费 蒙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情 报 掇 客

<下>

[台湾] 费蒙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情报摘客

[台湾]费 蒙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21.5

688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138-X/I·82

定价:7.50元

内容简介

人称“天下第一大骗”的骆驼到夏威夷“度假”，在慈善舞会上，一位窈窕淑女欣然与之共舞。该美女把刚窃得的一串价值 10 万美金的钻石项链偷置陶醉中的骆驼之身。骆驼将计就计，命人在珍珠港海军招待所 9 层楼外的空中，截获了苏联间谍机构派遣的女飞贼刚窃取到手的美国军事情报。后以瞒天过海的手法，用一文不值的新式化粪池图纸，骗得苏间谍机构的 65 万美元。为寻觅此情报，苏间谍用奇异的美人计勾住了骆驼的风流义子，美国警方亦大动干戈，使这场国际间谍战更加动人心魄……骆驼骗术极为高超，几凶化吉，令人瞠目结舌。这份情报究竟藏匿何处？谍海中的各路人物究竟孰胜孰败？不读至末页，难晓鹿死谁手。

全书故事以骗对骗，骗中有骗，情节扑朔迷离，险象丛生，悬念扣人心弦，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峰回路转之余，莫不惊叹其书构思绝妙，匠心独运，令人耳目一新。

目 录 (上)

第一章	火奴鲁鲁之夜.....	(1)
第二章	神秘飞天艳贼.....	(34)
第三章	窃案外的窃案.....	(69)
第四章	强盗遇着打劫.....	(103)
第五章	情报掳客买卖.....	(136)
第六章	险中弄险逞能.....	(170)
第七章	金蝉螳螂黄雀.....	(204)
第八章	牢房里的上宾.....	(238)
第九章	大争气佛争香.....	(271)
第十章	败兵之将言勇.....	(306)

目 录(下)

第十一章	最疯狂的赌注	(341)
第十二章	双重的反间计	(374)
第十三章	戏弄假“清官人”	(408)
第十四章	海上追逐战	(442)
第十五章	施巧计骆驼脱困	(476)
第十六章	扭转乾坤之局	(509)
第十七章	扑朔迷离	(543)
第十八章	神偷夜探古堡	(577)
第十九章	垃圾船之战役	(609)
第二十章	再会吧檀香	(639)

第十一章 最疯狂的赌注

不久，骆驼的房门前又有人在拍门，那是于芄，她是住在骆驼对面的邻房的。

“我听到了枪声，发生了什么事情？”于芄问。

“不要大惊小怪，是小偷捣乱罢了！”骆驼回答说。

于芄看过满地的碎玻璃片，甚为吃惊，说：“小偷会有枪么？”

骆驼说：“一个都市的发展，它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是相等的！”

于芄皱着眉宇，说：“就算更黑暗，也不会发生小偷看见人就用枪乱打！”

骆驼说：“狗急跳墙，人急杀人。我的房间内装有这么多的镜子，我一露面，就会变成十多个人露面，歹徒在情急之下，打一枪是为脱身之计！”

“我不相信你的话……”

骆驼再说：“不信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你在故意诡辩！”于芄说。

正在这时，门外人又有拍门，骆驼以为又是仆役来找麻烦，叱斥说：

“没你的事，别再来麻烦我！”

可是门锁“咔嚓啦”的一声，自动拧开，探进一个人头，鬼头鬼脑地向内探望了一番。

骆驼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又是檀岛那位刁探长到了。

骆驼躲避他已经多天了，自己肚子里烦闷有着许多无法解决的事情，哪还有兴趣和这个莫名其妙的家伙多噜嗦？

“唉，骆大哥，我找你好几天了，为什么一直避不见面？……”他说。

骆驼一声冷嗤，说：“什么骆大哥、骆二弟的，在檀岛时你都是称呼我

为大骗子呢！”

刁探长毫不客气地推门进来，他的身背后还是跟着那位海滩上遇见的便衣。

“骆教授，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是一天了，何必意气用事？要不然，我就不放你离开檀市。”

骆驼说：“别忘记我是被限制离境的！”

刁探长说：“现在我可欢迎你回去！”

骆驼说：“世界这样大，有海风椰树的地方多的是，我何必要回檀岛去做不受欢迎的人物？短短的假期内做了十多天的囚徒！”

刁探长说：“不！这一次你是被邀请的，是被列在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中！”

“食髓知味，何必死而后已，我领教过一次滋味，不再有兴趣了！”

“你不去的话，恐怕有人会受苦呢！”

骆驼怔怔地说：“谁？”

“你的爪牙，查大妈、吴策，还有那个扒窃帮的老祖宗何仁寿，他们都会吃不完兜着走的！”

骆驼说：“这事情于何仁寿何干？”

“这是逼不得已的做法，总该有替死鬼出来替大家把事情解决，何仁寿是最理想的对象！”刁探长说。

“逼死人不偿命吗？”

“若以治安而言，这种人皆曰可杀，留在社会上后患无穷，不如叫他早死投生！”

骆驼哈哈大笑，说：“你们真是民主国家的耻辱！”

刁探长正色说：“不算怎样，我不远千里而来，受尽你的冷漠和奚落，四五天寻不见你的人影，说实在话，我还是为那份军事机密文件而委屈求全来的。”

于芑在旁，对这些话都甚听不进耳去，便问骆驼说：“义父，这两位都是些什么人？”

骆驼见于芑在旁，不便多说什么，摆了摆手，说：“这些都是狂人，别理会他们，你回你的房间去睡觉去！”

于芑不放心，说：“这两个人，都好象不是善类！”

“不要胡说八道，这位是檀香山市的刁探长！”骆驼给于芑介绍说。

于芑对刁探长的一副长相，看得十分不顺眼，瞧他的体型，既高又瘦，生活在亚热带地方的侨民，差不多都是晒得黑黝黝的，但是刁探长却是半黑半白的。

“他真是个探长吗？”于芑问道。

骆驼点首，说：“年岁看差了还情有可原，身分等于是职务，瞧他张牙舞爪的一副神色，总不会错到哪儿去！”

于芑摇首，说：“我看他象是个卖水牛肉的！”

骆驼立时起了一阵咳嗽。

于芑真是一语道破，连刁探长的祖宗山坟也给挖出土了。

于芑原是口说无心的，但是听到刁探长的耳内，却认为是骆驼在故意作弄他，讥讽他呢。

实在说，骆驼也就不清楚，于芑打哪儿诌出来这么好的词句，什么卖牛肉的，那是刁那星开码头到檀岛去的第一本行。

“姓路的，你侮辱我太大了！”刁探长沉下了脸色说。

骆驼连忙解释，说：“小女儿和我犯的是相同的毛病，就是口不择言！”

刁探长说：“她是你的什么人？”

“贤媳！”骆驼一拱手，说：“是干儿子的！”

“哦，你的那个宝贝儿子夏落红的！”

“可不是嘛！有不到之处请多多包涵！”

“很好，听说你的那位干儿子最近姘了一位舞女！”刁探长反言相讥说：“是檀市的一位脱衣舞女郎！”

骆驼回首看了形色尴尬的于芑一眼，分辨说：“夏落红的出身不高，但是他的眼光并不象刁探长说的那样低级呢！”

刁探长说：“女人的本钱和男人不同，男才女貌，财不分家，女貌只需一个美字，管她是阿猫、阿狗，只要有几分姿色，不怕找不到男的，就算是逢人卖笑的妓女，到了收山时，还是有男人收养的呢！”

“少说废话，意思何在？你由檀岛追到香港，到底是求我或是要和我拼命而来？”骆驼问。

“我急着要找你商讨的就是这个！”

骆驼瞟了于芑一眼，于芑正在落泪呢，便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我们何不找个地方详谈？”

“酒店的地下间有着一间不夜天的酒吧！”刁探长建议说：“我们到下面去，我请你吃宵夜如何？”

骆驼说：“刁探长向来一毛不拔的，为什么今天乐意破费呢？”

刁探长说：“我们久别，该借此机会欢聚一番！”

骆驼好像是另有图谋，接受了刁探长的邀请，离开了房间，由电梯下楼去。

于芑好象不大放心，倚在门首，眼看着她的未来家翁和两名古怪的陌生者离去。

那间酒店的地下间酒吧，倒也宽敞，布置是带着西欧式的风味。有音乐台，台下还空着一块十公尺见方的小型舞池，供游兴未尽的客人欢乐的。

一般说，这是“夜游神俱乐部”，供人通宵玩乐的，大多数是一些舞厅或夜总会打烊后转过来客人，带着舞女，以尽余兴也，或是电影、摄影棚里的明星，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到这里找一点欢乐。

刁探长和骆驼找到一个座位，侍役递上菜单，上面全是洋文，但是价目却是阿拉伯字码。

骆驼找价钱最贵的点了一大堆，反正是刁探长请客，何不充阔客呢。

刁探长一反平日的油条作风，还自动地要了酒，纯是攀交情的形状。

“现在，我们来谈谈正事如何？”他说到正题了。

“什么称为正事？”骆驼故装含糊。

“当然是那笔老买卖了！”

骆驼吃吃而笑道：“你是指那份军事机密文件么？”

刁探长点首，说：“我不远千里而来，是为度假不成？”

“你估计得太便宜了！”骆驼故意装疯扮傻说：“你以为请我吃这顿宵夜就可以解决这笔交易么？”

“不！”刁探长忙解释说：“一切的条件是依你的！”

“呵，这样还可以有成交的机会！”

“可千万拜托不要故意拖延时间，要知道邝局长急昏头了！”

“我和邝局长的交情并不厚，同时在檀岛时他又没给我特别的优待，我是毋须为他担忧的！”

“请看在我的交情上……”刁探长心焦如焚，几乎把好话说尽了。

“有好消息！”骆驼忽而手舞足蹈地说。

“什么好消息？”

“你们破获了国际间谍案，但是主犯却被他逃掉了！”

“你指的沙哇奴爵士不久就要出现在香港了，正如你说，你大可以用引渡法将他引渡回去！”

刁探长所急的，并不是沙哇奴爵士的问题，而是珍珠港海军招待所失窃的文件的问题，沙哇奴爵士是否会出现在香港？能否用引渡法将他押解回檀岛去，刁探长好象都不关心。

“还有！”骆驼又说：“爬珍珠港海军招待所大楼下手盗窃那份文件的女贼，也出现在香港啦！”

刁探长怦然心跳，说：“你是说那份文件还在她的手中么？”

骆驼说：“可能如此！”

刁探长急忙说：“现在那位女贼在什么地方呢？”

刚好，侍役给他们上了菜。

骆驼拾起刀叉，指着菜碟说：“饿了，吃完这份大餐再说！”

每周周末，香港的居民，泰半处在赌马的狂热之中。

平常出版仅二三万份的报纸，到了周末，会高升至六七万份，天底下的大事、国际新闻、社会新闻，全塞到三四版去了，一版的头条新闻，便是“马经”。

“贴士”如何？“窗云箭”如何……。

周末是赌马激烈的日子，“跑马地”人山人海，下午二时开赛，上午十一点多钟马场的进口处便排满了长龙，但见红男绿女，人挤人，你推我拥的，交通阻塞，汽车早已经绕道而行，卖熟食的小摊子摆满在街边。

由周三开始，报纸上就开始讨论“马经”了，直至周六为止，各报都几乎聘有专家加以研究。譬如哪一条马如何？什么“近况奇佳”、“坐二望一”、“紧逼头马”、“稳操胜券”、“冷敲热避”、“可拚冷位”、“危险分子”、“机会平平”……除了马之外连骑师也要研究。哪一位骑师的体重如何？近况如何？以前和什么马匹搭配赢过冠军，骑哪一类的马较为适合？

这些都好象是专家的学问呢。报纸的销路可以由“专家”所写的“马

经”的好坏而直线上升或直线下降，反正是害煞人不偿命的！

酒楼茶室、街头巷尾，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在讨论着“马经”。甚至于不相识的人都可以因为“赌马”而交谈，互相交换“贴士”的。（注：“贴士”原意是小账，现在却变为“赌马情报”。）

夏落红有凑热闹的兴趣，也可说是古玲玉怂恿的，古玲玉表示闷得发慌，挤挤热闹也许可以减却内心的烦闷。

他们两人也挤在人潮行列中进场。

马场大厦是一座九层的建筑物，内部布置得非常雅致，有中菜部、西菜部、咖啡厅，还有临时的饮食贩卖所。

进场购买的不是门券，而是“马牌”，牌子得挂在身上显眼的地方，否则随时随地可能会被驱赶离场。

来宾分两部分，一边是会员席，那些都是贵宾，人头甚为整齐，仕女们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好象表演时装一样；但是想做一个会员却不容易呢，需得名流介绍，申请批准，而且会费惊人。

普通席却是什么样的人都会有的，只要化十元购牌即可进场；分子杂芜，三教九流，赌注也来得可怕。

赌注以五元为一单位，马场前有丈余高的一座自动的电算器，数码字是亮灯的；分“独赢”与“位置”两种，每一匹马是用号码代替，除了弃赛的，号码灯便亮了。假如说是热门马的话，可以看到单位的数字不住地跳动。

“独赢”赌券的总数的单位是多少？“位置”的总数的单位是多少？立刻就计算起来。

电动的号码不断的在闪跳着，五元一券，十券便是五十元，百张便是伍百元……，经常一匹“热门马”会有十多万张的赌券售出。

不过，假如这只马跑赢了的话，“派彩”不会多的，五元一券顶多分个一元数角，因为太热门的关系，一般的赌徒，喜欢赌冷马；没有人注意肯下赌注的，这称为爆冷！

出黑马爆出冷门，“派彩”的输赢就大了，五元一券可能分到百多元，或数百元之巨。

这几乎就是“专家”的生意了，一匹冷马若下了数十元的赌注，就会赢得千余元。

夏落红对什么赌都精通，未进场之先，所有“马经”较好的报纸全购了

一份，又如每个星期出版的小册子，如“幸运马经”、“好彩马匹”、“鸿运马经”……各买一册，作为事前的研究。

最着重的是，这匹马最近的状态如何？及和它所配的骑师是什么人？

夏落红的赌注下得很大，买赌券都是十多张这样买的。除了热马之外，必搭配冷马，输足或是赢足。

古玲玉却不同，每次五元只赌一券，而且赌的还是热门马的“位置”。

所谓“位置”，就是跑头二三名都有彩派，不过输掉就是五元，而赢也赢不多，有时候赢得只是几角钱而已。

每个周末的赛马，约有余十场之多，每半小时一场，这半小时之间，是给大家研究下注的，直至电算器前的红灯亮了，即停止售赌券。

每次开赛之先，马师需骑马至观众的面前亮相，哪一匹马的好坏，观众还可以有选择的机会。

不久，马就“入闸”了，进入赛栏。

人有人性，兽有兽性，有些马到了开赛时忽的兽性发作，竟然不肯入闸，这样购买这匹马的赌客的赌客便晦气了，不用赛就已经输了，被取消资格啦，这称为是“饮雪水”。

银哨一响，闸门打开，马师策鞭纵马，数十条飞蹄在草坪道上飞驰。

在这时候，马棚上便可以看到赌客们的形形色色怪现象。

所有出赛的马匹，白色的占极其少数，棕色的居多，黑色的较少，马身上挂着的号码由于距离过远，很难看着清楚了。

多半的赌客，是由马师身上所着衣帽辨认自己所买的马。在“马经”小册上是有注明的，如：“棕衫斜带及袖”、“橙绿各半衫浅裤蓝袖”、“橙衫黑红帽”、“白及蓝横间衫红袖”、“紫白各半衫红帽”、“粉红及棕各半”……于是，下了注的带有神经质的赌友，等到马一出闸，便会大叫，“赢了，赢了，赢了……”直到这一场马跑到终点为止，而很可能别的马都已经过界了，他所下注购买的一匹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也有赌昏了头的朋友，只认骑师衣衫不认马，衣衫又记认错了，分明下注赢得了马，反而将购买的赌券撕得粉碎，咒骂马祖宗不已。

反正赌徒们的丑态是非笔墨可以形容的。

古玲玉手执望远镜，她不是在看马，而是在人堆之中看人，忽而她大叫一声：“不好了！”夏落红被嚷的莫名其妙，说：“什么事情？”

古玲玉将手中的望远镜一伸，指着地面上靠跑道的人群，叫夏落红看过去。

夏落红接过望远镜，俯首向下窥望，边说：“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这个老家伙怎么也出现在香港了？”古玲玉喃喃说。

夏落红以望远镜窥望了好半晌，他发现了一位穿着花格子绒上装的绅士，高瘦的个子，狭长脸庞，半秃着头，圆杏眼，鹰爪鼻，满络浓须，架着单一只绅士眼镜，这个人看来面善。

“这个人是谁？”他问。

“沙哇奴爵士，不是吗？”古玲玉说。

“哼，这家伙跑到香港来干吗？他不是檀岛破获的国际间谍案的漏网之鱼吗？”

“我们快离开此地！”古玲玉说。

“为什么？你为什么怕他？”

“唉，我倒无所谓，重要的是你，沙哇奴爵士一定会杀你的！”

夏落红失笑说：“沙哇奴是个伪装绅士，他凭什么杀我？我和他是无冤无仇的！”

“你的那位义父可把他骗惨了，累得他家散人亡，所有的事业全散了，并且有家归不得，他为赤色间谍毕生建立的功劳也化为灰烬了！”古玲玉正色说：“他必定是为报仇而来的！”

夏落红哈哈大笑，说：“沙哇奴爵士就算是有天大的本领，他也不敢在香港胡来的！”

“不管怎样，这里已经成为是非之地了，我们走吧！”

“赛马还未完呢！”

“管它是否完了，发现这种人在场，我们避之则吉，何必要等出事情？”

夏落红赌兴仍浓，赌马就是要看最后的几场，他实在依依不舍呢。

古玲玉是坚决要离场，她拾起了手提包，已行在前面了，夏落红无可奈何的跟在后面。

“沙哇奴爵士既已出现在香港，这地方不再是我们长久居留之地，还是及早离开此地较妥当！”古玲玉怂恿着说。

夏落红在这段时间之中，又何尝不想求得安静？假如能有一个理想的去处，和古玲玉双宿双飞过一段甜蜜的生活，那真是太满了。

但是夏落红在香港的事情未了，和于芑的情缘还未作了断，夏落红凭怎的也不能一走了之。

他安慰古玲玉说：“沙哇奴爵士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他在檀岛已经栽了一次大筋斗，还敢在香港猖狂么？”

“不管怎样，他和你的义父已经结了解不解之仇，收拾你们几个人不致于太困难！”

夏落红笑了起来，说：“沙哇奴爵士在檀市有势力、有地位，尚且无可奈何我们，到了香港，他还有什么作为？”

“狗急跳墙，人急杀人！沙哇奴爵士要恢复他的地位和势力，必需和骆驼力拼，非得夺回那份军事机密文件不可的！”

夏落红念念不忘的是最后的几场马，那是他有把握操胜券的，先前的几场马，几乎是开玩笑赌的，全输掉了，等到捞本的时机已到，古玲玉又急着要离场，真是煞风景已极呢。

“你念念不忘的是那份军事机密文件，其实天底下发财的机会多的是，我们何必和义父争夺呢？”

古玲玉不乐，说：“你念念不忘的是赌最后几场马，既然这样爱赌，为什么不到澳门去赌，那儿称为‘东方的蒙特卡罗’呢！”

“澳门地方太小，没有赛马场，赌番摊轮盘不够刺激！”夏落红说。

“澳门新建了有跑狗场，每逢周末周日，连赌两天，据说赌注比香港的赌马大得多呢！”

夏落红不以为然：“赌马，还有人骑在马上，马的体力还有人操纵着，赌狗凭由这些畜生乱跑，毫无把握的……”

古玲玉嗤笑说：“赌狗并非是澳门发明的，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当然也有着许多的‘学问’。在香港，报纸上谈的都是‘马经’，而在澳门的报纸上谈的多是‘狗经’各有千秋不同！”

夏落红心动了，说：“既然如此，多年没到澳门去了，去看看也好！”

古玲玉大喜，她的目的好象只要夏落红离开香港。“我们是乘飞机去还是乘飞翼船？”

夏落红顿又感到新鲜，说：“什么叫做飞翼船？”

古玲玉说：“飞翼船，就是汽船长出了有翅膀的，能在海面上象飞行似的，速度较之普通的汽船快上一倍！”

夏落红竟听得傻了，离开香港多年，非但许多建筑物都已改观，而且新鲜的玩艺也增加不少，原来在港澳之间，非但有水上飞机经常往来还多了一种飞翼船，似乎对赌客是方便得多了。

“飞翼船没有坐过，要去试试看呢！”夏落红说着，马上就要动程。

“慢着！到澳门去，不外乎是赌，你带了多少钱？”古玲玉问。

“有几千元在身上，小赌一番是足够吧？”

“依你的性格，几千元一两个回合就光了！”

夏落红还恐怕古玲玉不相信，摸出荷包内的一叠直版的“红牛”，全是百元大钞，在古玲玉跟前亮了亮相。（注：“直版”即未曾折损的新钞票；“红牛”港币百元大钞为红色，一般香港人以牛形容大，故称为“红牛”即大钞也。）

古玲玉便点了点头，说：“那末我们还等什么？走吧！”

“好的，我们开荤，乘飞翼船去！”

夏落红的私生活虽然荒唐，但并非是没有良知的人，他和古玲玉之恋有难分难解的形势，但是于芑的一段情又好象抛不下。

他的心中也知道沙哇奴爵士出现在香港绝非是好事情，可是夏落红对这种生活早已经厌倦了呢。自从由孤儿院里被骆驼领养出来直到长大成人，骆驼有意要让他继承衣钵，由出师之日起，就过着这种担惊冒险，刺激紧张的生活，从来就没有间歇过呢。终日是东飘西荡，和各式各样的人物捉迷藏。

夏落红是心理上的疲倦，他需要休息，要让浮荡的心寻找到归宿。

夏落红的恋爱经验颇多，但是他的爱情并没有定向，经常会掉进情网，若说是情场上的老手的话，那是会贪新忘旧的，但夏落红却不然，他有见一个爱一个的恶习惯，但他对旧情却又最难忘。

他和古玲玉驱车来到港澳飞翼船码头，刚好有一班飞翼船还差十分钟开船。

夏落红心中想，他这样一走可能令义父他们担心，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尤其是于芑，由美国远道而来，将她抛落在酒店里不顾，实在使良心上难安。

于是，他让古玲玉坐落在候船处，说：“乘飞翼船至澳门也需得个多小时，船上没有吃的，我去买些点心带到船上去吃如何？”